回歸20年 走與不走

去留一念終不悔 身分認同偏哪方

從1982年中英雙方開始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，至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這15年期間，聯邦移民部的統計顯示共有超過34萬港人移民加拿大，約45%選擇來溫哥華。另一方面，根據移民問題專家Don DeVoretz的研究，目前估計有約15萬名持加籍港人回流居住在香港。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這些80、90年代的移民選擇留下來在本地落地生根？又是什麼原因讓他們回流到香港、在香港落地生根？香港主權移交20年了，這些人現在的身分認同是傾向「加拿大人」還是「香港人」？ 明報記者 張伶銖 伍暟婷

是日專題訪問了兩名選擇留在溫哥華落地生根的香港移民，以及兩名移加後回流到香港定居人士，探討他們走與不走的原因。受訪者並回答以下問題：「假如0分是加拿大人，10分是香港人，你覺得自己身分認同偏向哪方？」

■「走」個案一：重新選擇仍選回港的黃大鈞



■黃大鈞

如果0分是百分百加拿大人，10分是百分百香港人，黃大鈞選擇10分

> 更多香港人留下，才有機會保留香港的面貌。

返回香港定居已有12年的黃大鈞認爲，香港需要更多像他一樣知道舊香港文化歷史的人留下，如此才有機會保住香港的原貌。

黃大鈞是溫哥華回流港人中頗有知名度的一人，他在2005年回香港發展之後，有7年時間在香港無線電視台擔任記者及主播，之後轉換跑道開設公關公司，也在香港葡萄酒商會擔任理事，義務推展紅酒文化，不久之前又成爲網絡雜誌的總編緝。

黃大鈞說，如果要他給自己評分，他是10分的香港人。他解釋，雖然仍擁有加拿大護照，但自從2005年決定和女朋友（後來的妻子）返港定居後，他自認「加拿大人」的部分已經一年一年地減少。

黃大鈞說他在1996年移民加國，但之後並未立即住下，常常往返香港和加拿大，也曾到澳洲接受機師訓練，但在機師訓練課程完成之後，他並未能如願獲聘爲機師，這時他再返回溫哥華，從2000年開始先在本地中文電台擔任記者，後來也轉至中文電視台擔任主播。

黃大鈞投身新聞工作滿5年時，他的女朋友由於想念在香港的父母，想回香港居住，他則有了結婚計劃，況且在本地傳媒工作已有5年，或許是時候換個工作環境的時候，於是他與女朋友一同回到香港發展。

他說，回香港很快進入無線電視工作，香港的電視台全天候播出，不時加入重大即時新聞，常常需要在現場直播，讓他一開始也不太適應，必須重新學習，工作辛苦但收入高。

他說，對剛畢業的香港移民來說，香港始終是一個充滿發展機會，不同專長的年輕人很快可以找到合適工作的地方，例如他在離開電視台之後，即開設公關公司，平時也推廣港人對紅酒的認識。

沒多久之前，他的一個客戶想在網上固定提供寵物照顧的資訊，請他擔任「毛城城」寵物社區資訊平台（mocity.com.hk）的總編緝，黃大鈞欣然接受邀請並開展了網上新事業。

黃大鈞說，香港在提供給年輕人機會，以及創業彈性上，始終不曾令他失望，他也不後悔回去香港的選擇，如果再重新選擇，他應該仍是選擇回去香港。

不過，他說，香港的一些原來的文化和特色，確實在回歸之後，一點一滴地消失。例如，他的父親喜歡粵劇，他擔心有一天已很難在香港看到粵劇表演。而在香港，更多人學普通話，說廣東話的人減少，這些都是令香港特色逐漸消失的隱憂。

此外，他注意到一些不滿香港現狀的朋友，經常就把「不然就離開香港」掛在嘴邊，他對此感到不以爲然，他說，需要更多香港人「不會動不動說走」，更多香港人留下，才有機會保留住香港的面貌，所以無論如何，他都會留下。黃大鈞並不想多談政治，但就認爲香港人仍有新聞和言論自由。

■「走」個案二：學會適應香港文化的何蝶依



■何蝶依

如果0分是百分百加拿大人，10分是百分百香港人，何蝶依選擇6.5分

> 了解香港人在工作上是如何賣命。

已回流香港發展10年的何蝶依說，不少自小在溫哥華接受教育和成長的香港人，畢業後爲了前途選擇回港再做「新移民」，要花不少時間適應在香港遇到的文化差異。

何蝶依1992年跟隨父母移民溫哥華，當時她只有9歲，中學畢業後考入卑詩大學並取得經濟學士學位，之後再到卑詩理工學院（BCIT）攻讀她感興趣的室內設計。

何蝶依說讀書期間有替人補習幫補學費，又做短期文職工作，坦言當時的她完全沒有目標，也很迷惘。由於姐姐已回流香港一年，於是她立下決心辭掉工作回香港打拼。

何蝶依說在香港找工作都講求工作經驗，因此一開始先到一間獵頭公司做回文職本行，她笑說很幸運地公司老闆也是從溫哥華回流的香港人，可能因爲大家文化背景相同，相處上非常融洽。

一直喜歡室內設計的何蝶依說爲了追夢，輾轉加入由一對香港人夫婦開設的室內設計公司由低做起。她說雖然入行前已經有心理準備會很辛苦，人工少，工作量大，但要眞實經歷過才能了解香港人在工作上是如何賣命。

她說每日早上9時上班，幾乎每晚工作至晚上11、12時才下班，不但同事賣命，老闆兩夫婦甚至視公司如家，他們在辦公室放了牀鋪，索性在公司過夜。

何蝶依說工作要長期對着電腦，每日十多個小時都戴隱形眼鏡，大約一個月她視力開始出現毛病，檢查後才發現視網膜已磨花，她只好又把工作辭掉。

何蝶依說，回流後感受到土生土長香港人的想法和她很不一樣，他們做事比較進取，考慮事情比較現實，相反在溫哥華長大的香港人很單純熱情，樂於主動和陌生人交談，覺得和回流港人比較夾得來，就連結婚對象也一樣。何蝶依說她與丈夫在溫哥華認識，但當時並不太熟絡，兩人先後回流香港，在一些聚會上再碰面，之後更共諧連李。

回港發展10年，何蝶依坦言有思鄉之情，時刻都記掛溫哥華的生活點滴。她說雖然希望能回來生活，但一想到要重新找工作、稅率又高就打消念頭。

■「不走」個案一：在加生根仍心繫香港的嚴嘉琳

來加24年的香港移民嚴嘉琳（Gillian Yen）認爲，香港回歸這20年，愈變愈不像從前記憶中的香港，不過，她仍是心繫香港，希望香港愈來愈好。

和許多97年前移民至加拿大的香港移民不同，她不是隨父母移民，而是在1993年時以國際學生的身分來大溫就讀中學第10班，在西門菲沙大學（SFU）就讀政治學，畢業後有幾年的時間拿工作簽證，一直到2005年才取得永久居民身分。

嚴嘉琳說，她和弟弟來加拿大的目的一開始都只是爲了讀書，雖然已有許多長輩家人當時已移民，但由於她的父母一直居住在香港，所以她當時並無畢業非得留在加拿大的想法。然而隨著在加拿大生活的時間愈久，她就不知不覺的喜歡上這裡，而一路以來她總都能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，不曾煩惱工作問題，於是很自然的留在本地發展。

不過，嚴嘉琳說，她可是從來沒有時刻忘記香港是她的家，她在2005年嫁給同樣來自香港的丈夫，兩人育有3個女兒，每年不管多麼忙碌，她和丈夫總是帶著大包行李和嬰兒車，拖著3名年幼女兒，或揹或抱的搭機，返回香港探望兩家人的父母。

她說，不知道有多少年，她每次返香港探望父母後重回溫哥華時，總懷著不捨心情，頻頻回頭望著父母身影，目送香港的一切，直到機艙門關起。但不知爲何，她承認這些年來難過不捨的心情起了變化，每次回途佔據她心中的更多是香港的改變，憂慮香港的何去何從。

她記得雨傘運動時，她下飛機不久即趕到抗議現場，當時警察已經將在現場的學生驅離，她在加拿大已關注雨傘運動，她認爲學生訴求沒有錯，但她也知道許多在香港的親友對學生抗議有意見，尤其是一些做生意的朋友，香港如果能夠安定，似乎對他們的生意最爲有利。

被問到香港在回歸這20年在那些地方發生了改變？她舉例說，例如有一次她注意到讀小學的姪子跟著電視上播放的中國國歌哼唱，她當時確實開了眼界，畢竟從前在香港的電視並無播放國歌的傳統。



■嚴嘉琳

如果0分是百分百加拿大人，10分是百分百香港人，嚴嘉琳選擇5分

> 這20年，愈變愈不像從前的香港。

她說，很難具體說出香港這20年究竟發生那些改變，但對她而言，就是愈變愈不像從前記憶中的香港了。

嚴嘉琳又說，曾來加唸書後返回香港的弟弟，過去從來不肯考慮加拿大作爲移居地點，現在情況已經改變。

她說，弟弟工作不錯，也有了相當積蓄，但弟弟並未選擇在香港購買柏文，而是去年在大溫購買樓花。

她弟弟說法是，即使他在香港的工作不錯，但在香港欲購買柏文仍然非常吃力，70萬加元在香港只能在好地區購買一個停車位，香港的樓價太貴，已讓許多人消受不起。

嚴嘉琳認爲，如果0分是百分百加拿大人，10分是百分百香港人，她選擇5分，許多時候她仍是關心香港，希望香港愈來愈好，但對於如何改變香港，她人不在香港，鞭長莫及，所以只能算有5分。

嚴嘉琳並不後悔當初來加拿大的決定，即使現在重新選擇，她仍會選擇來加拿大。

■「不走」個案二：曾一度憧憬香港繁華的Eric

Eric Lai認爲，香港就是香港，不會因爲回歸多少年之後，而變得和中國其他大城市相同。

在CityTV擔任攝影記者的Eric Lai於1988年移民，他和父母最早落腳於阿省的愛蒙頓（Edmonton），當時是第6班的Eric在愛蒙頓先讀小學、中學，並在當地完成大學學業，直到2001年時，Eric搬到大溫並在卑詩理工學院（BCIT）就讀廣播電視專業。

Eric說，他雖然來加拿大的目的純爲移民，但在香港回歸中國之後，他也曾像很多年輕香港移民一樣，憧憬香港的繁榮及工作機會，於是他在BCIT時的實習項目，特別回到香港實習。

他說，他先在一間做商業宣傳短片的製作公司實習，而他也認識有朋友當時在香港有線電視工作，他滿心期待在實習之後能進入香港有線工作，但是，最後事與願違。Eric記得那年是2003年前後，香港SARS肆虐，百業蕭條，有線電視並無加人計劃，於是他離開香港，剛回溫哥華即遇上新的多元文化電視台Channel M創台，他也幸運的進入Channel M工作。



■Eric Lai

如果0分是百分百加拿大人，10分是百分百香港人，Eric選擇7分

> 對於香港今後變化，無法參與。

Eric說，1997年回歸時，他人在愛蒙頓求學，年齡不大的他對香港回歸的議題並未特別關注，只是記得從電視畫面上，看到向來熟悉的港督彭定康帶著家人參加回歸儀式，並向香港人道別時，那時，他心裡有一絲絲像是畢業典禮，向師長道別的情緒。

不過，Eric表示，他的母親可是早早就因應回歸，作了許多安排。例如，母親在1984年前，已在美國生下Eric的弟弟，而Eric也因此到美國生活一陣，並爲移民後的生活作練習。

Eric說，1988年他和弟弟隨著父母移民到愛蒙頓，與母親之前曾在愛蒙頓求學有關，也因此在當地認識不少朋友。他雖然人住加拿大，但對於香港社會的重大事件，他仍是時刻關注，喜歡香港電影，對香港明星的動態瞭若指掌，關心雨傘運動，也關心香港未來。

近年聽到有人說香港在回歸之後愈來愈沒特色、愈來愈像中國的其他城市，Eric完全不同意。他說，香港就是香港，港人和文化，以及有效率的快節奏，人們的守法及尊重彼此，這不是他在上海或是在深圳這些可能比香港更繁榮的城市能相比。

如果0分是百分百加拿大人，10分是百分百香港人，Eric認爲自己是7分。但人不在香港居住，對於香港今後的變化「無法參與，也是沒辦法」。



▲溫哥華86世博的香港館。（攝影 Margaret Buttner／溫哥華圖書館圖片）



86當年 溫哥華86世博香港館。（維基百科）